

大破坏， 明天就要发生

- 洪门斗法战凶顽
- 伪都惊变
- 发生在黎明时的秘密行动
- 他和保密局决裂
- 东京—南京，延安—莫斯科

蒋晓星 主编



大破坏 明天就要发生

蒋晓星 主编

033063



J283
76
2



女子学院 0058486



大破坏，明天就要发生！

蒋晓星 主编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5 插页10 字数161,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册

ISBN 7-5346-0091-X/I·19

书号：10352·089 (平装)1.50元

(贴塑)1.70元

责任编辑 王建一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些引人注目事件的曲折发展的如实记录，大都发生在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的首都——南京，发生在反动政权的首脑机构和要害部门。它们包括：粉碎中国共产党叛徒顾顺章出卖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阴谋的斗争；策动汪伪“御林军”警卫三师起义和汪精卫座机“建国号”机组起义的斗争；中共利用洪帮开展的斗争等等。本书是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不少内幕都是首次揭开。它从若干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的足迹和重大胜利。本书同时收入《东京——南京，延安——莫斯科》一文，报道了苏共党员佐尔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军政首脑中进行情报工作的建树。

本书可作为革命历史教育的辅助读物，也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斗争历史的参考资料。

封面
环衬
插图

皮志伟

顾乐夫

目 次

- 1. 大破坏，明天就要发生！
- 22. 洪门斗法战凶顽
- 52. 钟声，催人的钟声
- 66. 伪都惊变
- 97. 发生在黎明时的秘密行动
- 118. 他和保密局决裂
- 158. 要塞惊雷
- 177. 航线已经确定
- 201. 东京——南京，延安——莫斯科

大破坏，明天就要发生！

蒋晓星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地上血雨腥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者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到了上海，设在法租界内。这里，一方面是华洋杂处，人员复杂，当局内部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较大，战斗力较强，具有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因此，党在这里开展秘密活动条件较好。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勾结起来，共同缉捕共产党负责同志、工人领袖、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每星期都有人被捕杀。少数人被捕后变节投敌，伙同反动派到处追捕共产党员，给党的活动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恶劣的环境中，如何打击敌特和无耻的叛徒，如何保卫党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成了最紧迫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法租界一幢小楼的楼上，聚集着十几个打扮各不相同的人，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小声议论着什么，有的期待地注视着这位身穿西服、面对着窗口站着的中年人。

这位中年人正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他看着窗外连成一片、高低不一的灰色房屋，在深深地思考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周恩来同志猛地转过身来，望着不久前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的李强等同志，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向众人大声说：

“同志们，革命的力量不能再损失下去了，我们要永远记住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了保卫党的组织，为了进一步开展革命大运动，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特殊队伍，专门对付国民党的特务，专门对付那些猖狂活动的叛徒，那些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钻到我党内部搞破坏的蛀虫。”

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话以后，大家兴奋地议论着，一个同志站起身来问道：

“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

周恩来同志指着大家：

“有我们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再从上海工人纠察队里选拔一批优秀分子，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队伍的骨干。”

周恩来同志缓缓地从每一个同志面前走过，严肃地对大家说：

“党中央决定，我们这支队伍的正式名称叫中央特务工作科，它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保卫

党中央的安全，消灭那些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我们必须依靠各地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打击叛徒，深入敌人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及时向党报警，保卫党中央和革命运动的安全。”

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一场斗智斗勇的特殊战斗，从此在敌人控制的白区展开了。

一九二八年，中央特科处决了出卖罗亦农同志的叛徒何家兴夫妇。

一九二九年，为营救彭湃、杨殷同志，中央特科处决了出卖彭湃同志的叛徒白鑫。

一九三〇年，中央特科及时营救了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出狱。

一九三一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在我党与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机构之间，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

二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北汉口。江汉关的钟声一下一下地敲着，钟声缓缓地传向远方，消逝在天际间。

江岸大智门车站不远的德明饭店门口，小贩们熙熙攘攘地做着买卖，卖豆皮的、卖馄饨的、卖汤团的，叫卖声响成一片，使汉口的这个门户，显得格外热闹。

德明饭店二楼的一间客房里，一男一女正在床上沉沉地睡着，汗衫和长、短裤乱扔了一地。

大概是钟声洪亮、震动强烈，那男子在床上动弹了一下，接着从被窝里露出了肥胖、多毛的胳膊，伸了个懒腰，

然后坐了起来。拿起床头的挂表一看，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

这时那女子也醒了，她一把扯住正坐在床上发愣的男子的胳膊，哆声哆气地说：

“还早着呢，我们再睡一会儿吧。”

“时间不早了，我们快点吃了饭去游艺场。明天就得买船票赶回上海了。”

那女子不满地哼了一声，嘴里不停地咕噜着：“如今可不同前几年了，那时你顾顺章是革命家，大名鼎鼎的上海工人领袖，出门前呼后拥，到哪儿都叫得灵；可现在共产党已到了穷途末路，你又是政府通缉的要犯，谁还买你的账？不杀头，算便宜你了。急着赶回去干什么！”

“别说了！”顾顺章悻悻地嚷了一句，从裤袋里掏出香烟，点着火，心神不宁地大口吸着。

望着顾顺章那副沮丧的样子，那女子眼珠一转，抿嘴一笑，似乎很关切地说：

“听我说，人到头来都是为自己的，抛开那些革命吧，还是浪迹江湖，耍咱们的魔术去嘛！”她从被窝里朝顾顺章伸出了白皙的双手。

顾顺章，看起来三十岁左右，个头不大。他是上海宝山县人，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的“拿摩温”^①，平时喜欢耍枪弄棒，打架斗殴，又能够双手打枪，耍魔术，因此有一点人缘。五卅运动时，他是烟厂工会领袖，领导工人罢工，专职搞纠察队。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派他和陈赓同志

① 拿摩温：即工头。

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一九二七年，顾顺章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并主持行动科工作，镇压过叛徒、特务，取得了一些成绩。

不料，顾顺章的个人野心恶性发展起来，日益暴露。他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后，便吹嘘他有福相，将来要作皇帝。与人相处，顾顺章骄傲蛮横，飞扬跋扈，生活也腐化了，花天酒地，玩弄妇女，还抽鸦片。一九三一年三月，党派他送陈昌杰同志和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红军里工作，归途中，他擅自滞留武汉，和姘妇一起鬼混，又干起表演魔术的营生。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汉口江岸边法租界的新市场游艺场门口，张贴着金字巨幅广告：

重金特聘

上海有名魔术师化广奇先生表演最新惊险、科学魔术

画面一侧，魔术师手拿小棒，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满面笑容；小棒指处，有“腰斩美人”、“嫦娥奔月”等字样和画像。

游人们围着广场议论着，许多人掏出钱夹买票入场。

一个身穿长褂的落魄汉，愁眉苦脸，漫无目的地走了过来。他叫尤崇新，原是中共在武汉的一个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三月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以后，立即叛变自首。特务们限期一个月，要他抓到共产党员，不然从严惩处。

眼见快到四月底了，已到限期，尤崇新想起国民党特务毒打、杀害共产党员的一幕幕残酷景象，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内心涌起一阵阵惶恐。

尤崇新见新市场游艺场门口的广告牌下围了许多人，便下意识地走了过去，没精打采地看着广告牌上写的是什么。

“化广奇？！”尤崇新一愣，接着又惊奇地打量着广告上的那名魔术师画像，眼前顿时出现了一九二七年留下的印象，那年，顾顺章曾多次到武汉来，向工人们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

尤崇新半信半疑，盯了广告牌足足有十分钟，然后掏钱买了张门票，进入场内人群中。

游艺场内黑压压一片人头，尤崇新踮起脚尖，四处张望着。忽然灯光亮了，他一眼看见台上那位神气活现、正在表演的魔术师，正是当年慷慨激昂的年轻的工人领袖。他喜出望外，立即悄悄退出游艺场，在街对面一家店铺里，拿起了黑色的电话筒。

舞台上飘着红红绿绿的彩带，观众聚精会神，乐队使劲吹打，人们的眼睛都紧盯住台上。

魔术已耍到了最精采之处。舞台的灯光打在满身珠光宝气的女魔术师身上，使观众眼花缭乱。

顾顺章化装含笑走到前台，微微一鞠躬，观众们屏住呼吸，等待表演。

顾顺章将女魔术师轻轻地推入一只柜子里，又将柜子蒙上黑布，然后走开几步，嘴里念念有词。猛然，他手挥小棒，指指柜子，然后掀开黑布。却见柜子中间一截断开，东西移动，美女头脚分离。

观众一片哗然，惊叹不已。顾顺章再将柜子蒙上黑布，然后轻轻挥动小棒，掀开黑布，却见美女头脚复合为一。当黑布再次蒙上，顾顺章从腰间拔出一支手枪，向大柜子砰然一枪，然后掀开黑布。这时大柜子空空如也，人们抬头看见女魔术师已拔地飞升，穿裙披纱坐在半空弯月上，嫣然含笑，向观众招手。

顾顺章满面得意，欣然向观众鞠躬致谢。半空中的女魔术师，风骚地朝他笑着。

顾顺章正在边挥手边退场，回身一看，只见舞台两侧站满了凶神恶煞般的国民党军警，不由得吓了一跳，手里的小棒也掉了。顷刻，两支手枪抵住了他的腰眼，顾顺章面前出现了尤崇新猥琐的脸。

女魔术师也被带走了。

三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南京中山东路五号“正元实业社”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接过机要秘书钱壮飞呈交的电报、文件，浏览一遍，马上签了字，然后满意地拍了拍钱壮飞的肩头，说：

“今天是周末，我要去上海一趟。后天是家母的生日，我一定赶回来为她老人家磕头做寿。这几天的事务就委托给你处理了。”

“无怪乎人们称道徐先生能把西方文明与东方的孝道熔为一炉。”钱壮飞笑着对徐恩曾说。

“中国人嘛，忠孝节义，缺一不可其为完人啊。”徐恩曾得意地自夸道。

钱壮飞目送徐恩曾的雪铁龙小轿车向下关火车站开去，消逝在法国梧桐成排的林荫道上，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意。

早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钱壮飞就在北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后，他举家搬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夏天，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陈赓同志帮助钱壮飞通过人事关系和考试，进入徐恩曾在上海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由于钱壮飞博学多才，熟悉书法、绘画、文学、电影以及无线电技术，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因此深得徐的信任。

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即做了他的秘书。以后，徐恩曾又把钱壮飞介绍给他的表兄陈立夫。陈立夫建立起中统特务组织找徐恩曾具体负责，徐又请钱壮飞帮助。在这期间，钱壮飞同志已先后将中央特科的李克农、胡底等同志介绍到中统特务组织中工作，在国民党内部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

钱壮飞送徐恩曾去车站后，就开始了例行的公务，起草批复文件。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面很乱，生怕泄露机密，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一栋小楼，以“正元实业社”之名，建立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钱壮飞为中心的秘密“大本营”。凡是给徐恩曾的公文、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到这里，并首先交给钱壮飞同志。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同志

送到陈赓同志那里，转报中央周恩来等同志。这些情报准确、及时，很快由中央转发到苏区，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钱壮飞处理完了所有的公文、电报，满意地甩甩手，站了起来。从敌人的公文、电报里，他知道敌人在进攻苏区时，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钱壮飞走到阳台上，面带喜色，靠着栏杆，望着新街口一带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仿佛要在这喧闹的都市里寻找什么。他点着了一支香烟，一缕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湖州，鱼米之乡，太湖之滨。朦胧的远山近水，夕阳的余辉照在潋滟的湖面上，金波闪闪，在薄雾中依稀可见重叠的远山，田边奔跑着牧童……

钱壮飞满怀着憧憬，暗暗地想道：等到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要回到湖州老家，在绿色的小池塘边钓鱼，在秀丽的山水间作画。在那飘着蒙蒙细雨的天气里，我将打着一把油纸伞，信步向那没有尽头的远方走去。春雨滋润着家乡的土地，滋润着万物，也滋润着我自己……

四

汉口，新建立的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门口，一批批军警和便衣特务乘着警车进进出出，呼啸而过。

顾顺章坐在绥靖公署的审讯大厅内，沮丧地低着头，一声也不吭。四周全是一身短打、杀气腾腾的侦缉队特务。

另一间小屋子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正亲自审问顾顺章的姘头，那个女魔术师。他绕着这个妖艳的女人，转了几圈，眯缝着眼睛紧盯着她的粉脸，突然厉声问道：“他就是化名黎明、共产党内大名鼎鼎的顾顺章？”

女魔术师抬头膘了一眼何成濬，垂下眼睑轻声细气地说：“是的。”

“他现在是共产党特工头子？”

“是的。”

何成濬走近女魔术师，轻轻捏了一下她的脸蛋，狞笑着说：

“还是你乖巧，我不会亏待你的……”

这时，尤崇新走了进来，象是要说什么话。何成濬示意站在一旁的特务将女魔术师带下去。

尤崇新靠前一步，讨好地对何成濬说：

“何主任，这人确实是中共政治局委员顾顺章。”

“他已经招供了？”

“是的。”

“说了什么没有？”

“他说要面见蒋总司令之后，才能把共党内部情况全盘托出。”

“火速拍电给蒋总司令，就说已抓到共党头目顾顺章，他现已归顺党国。这份功劳不能叫这个共党分子给独吞了。”何成濬喊来秘书交代，然后命令：“给我带顾顺章！”

顾顺章被几个国民党士兵用刺刀押了进来，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张凳子上。顾顺章的视线在屋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何成濬脸上。这时，何成濬端着架子故意问道：

“你就是那个顾顺章？”

“在下正是。”顾顺章欠了欠身，“恭喜何将军要高升了。”

“何以见得？”正踱着方步的何成濬站住了，紧紧逼向

顾顺章。

“待顺章面见蒋总司令之后，共商救国大计，把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领袖周恩来等抓来，头一份功劳还不是你何将军的？”

何成濬满意地哼了一声，但立刻又正色道：

“还是少说废话吧。顾先生你还是把共产党驻武汉的机关先给我说出来。”

顾顺章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地笑了起来：

“何将军，你确实很会办事。我就送你一份见面礼吧。”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驻武汉交通站等党的秘密机关，都被敌人暗设埋伏，全部破坏。

五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南京，钱壮飞仍然在办公室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几年了，他已养成了习惯，尽可能争取时间，多看一些敌人的文件、档案、电文，将敌人内部的重大机密用脑子强记下来，回家后，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再把白天看到的内容背出来，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卷成小卷，由交通员带到上海去，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

仲春的天还是很短的，下午五点，天气渐渐地沉了下来，钱壮飞拉了台灯的开关，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烟缸里堆满了烟蒂。

“笃、笃”，一阵敲门声。钱壮飞从圈椅里站了起来，拉开门。门卫送来一份电报：